春秋經傳比事

春秋經傳比事卷八

閩 林春溥 鑑塘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癸丑○齊惠公元元年○秦共公稻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譏喪娶也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穀梁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穀梁曰善救陳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公羊作斐林伐鄭此公羊曰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曰地而後伐著其美也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

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

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穀梁曰伐鄭所以救宋也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

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

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公羊作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曰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

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 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羊曰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國語曰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趙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乙卯周定王瑜元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公羊作賁渾之戎公穀並無之字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

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四年丙辰(〇)鄭靈公夷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宋公子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子文子）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即般）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蔿賈）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

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丁巳○鄭襄公堅元年○秦桓公榮元年春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公穀並有子字叔姬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叔孫得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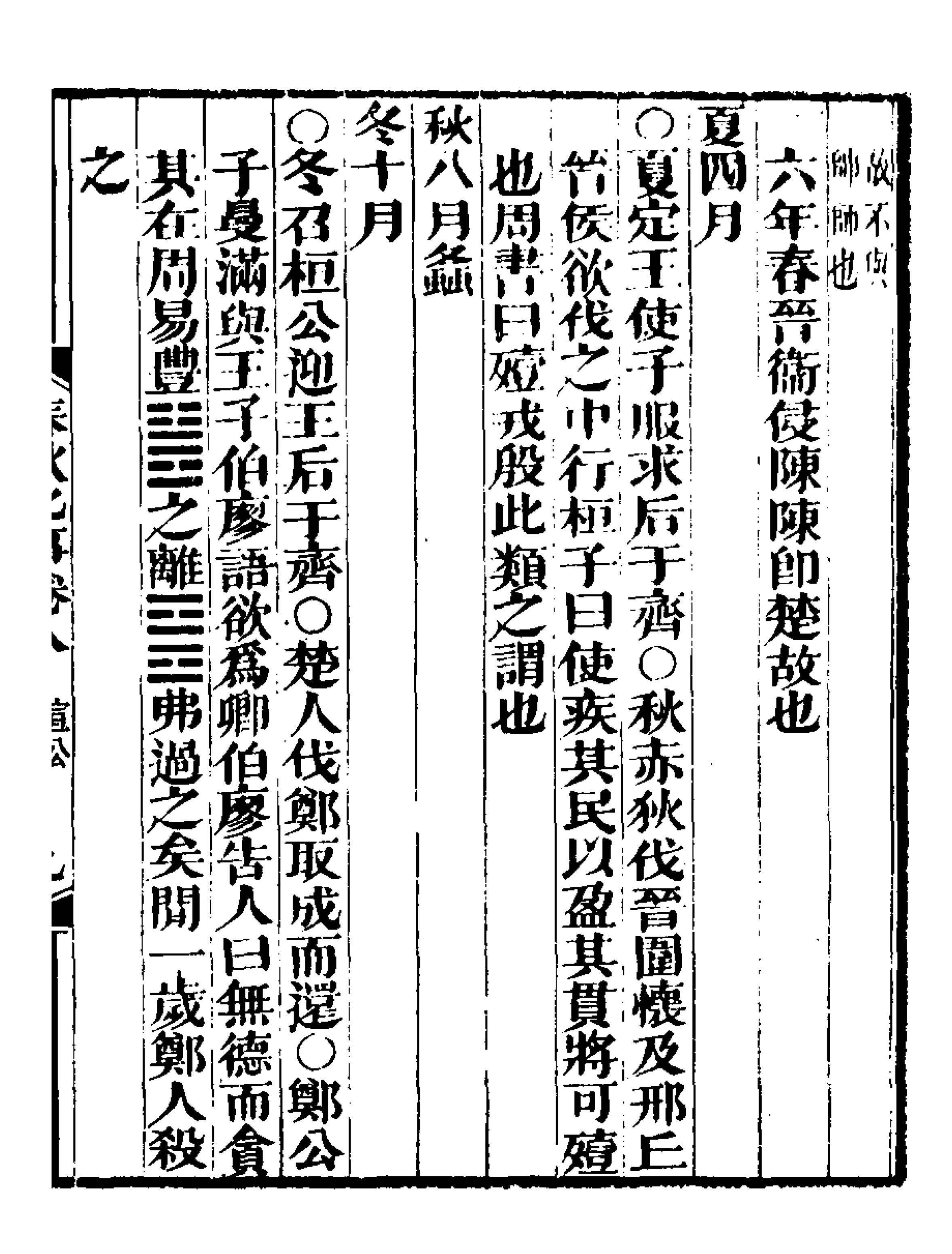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穀梁曰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



故不與帥師也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夏四月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起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附錄漢書引周譜定王五年河徙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會公羊作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公羊曰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弒子赤貶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者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並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傳在有事大廟之前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

日而蘇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鄝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並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城平陽

城平陽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附錄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

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而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曰根牟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取根牟言易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

宋人圍滕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在陳殺洩冶之後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穀梁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十年 壬戌○晉景公獳元年○衛穆公速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穀梁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是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奔喪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襄仲子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母弟也

秋劉康公來報聘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蘱

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饑公羊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癸亥○齊頃公無野元年○陳成公午元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梁作夷陵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

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公孫寧公羊作甯儀行父于陳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寘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公羊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

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

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䘖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

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荀首曰原同屏括告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

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莊子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

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
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
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
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
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魚臣及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
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
者也夫

○鄭伯許男如楚

秋七月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螽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

晉殺其大夫先縠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丙寅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衞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衞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是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申舟子）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有五年 丁卯○曹宣公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

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注曰吾人謂大夫歸父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引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
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
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
殺之
秦人伐晉傳在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後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魏犨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
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
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
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桓子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羊作牟婁

初稅畝 公羊曰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蝝生 穀梁曰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注非責也 饑

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 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並作災○穀梁曰周災不志也其日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國語曰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其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夫唯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

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絜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龢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己巳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宣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公至自會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

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穀梁曰其日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庚午○蔡景公固元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

夏四月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甲戌楚子旅穀梁作呂卒穀梁曰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穀梁曰正寢也歸父還自晉至笙穀梁作檉

遂奔齊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

父也遂繼事也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曰宣公死成公幼臧孫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春秋經傳比事卷八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九

閩 林春溥 鑑塘

成公 上○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 辛未○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一）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穀梁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爲齊難故作丘甲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並作貿戎○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秋王人來告敗

冬十月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年壬申春齊侯伐我北鄙

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

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
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杜云下有闕文）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
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首公穀並作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穀梁曰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

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
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
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
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
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
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
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
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
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厥父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

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飮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羊曰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飮頃公操飮而至日革取淸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

主其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
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
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
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
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
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
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
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
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

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作爰婁○傳曰鞍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

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庚寅衞侯速卒 速公羊作遬

九月衞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衞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

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申叔時)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

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荀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衞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戸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衞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鄫人盟于蜀穀梁曰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八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

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二年癸酉○衛定公臧元年○宋共公固元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

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敢弗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公羊作將　穀梁作牆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衞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衞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衞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衞禮也

鄭伐許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國語曰鞌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公羊作運下同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乙亥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羊作荀秀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公羊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穀梁作伯尊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穀梁作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傳在盟蟲牢之後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圍龜之難

六年丙子○周簡王夷元年○吳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公羊曰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取鄟穀梁曰鄟國也

取鄟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公羊無帥師字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 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丁卯○鄭成公睔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

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其人矣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

吳伐郯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夏曹宣公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

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淸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世家曰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冬大雩穀梁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焉

八年戊寅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曰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姬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穀並作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衞人來媵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衞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illegible]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二月伯姬歸于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公羊曰錄伯姬也

晉人來媵禮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

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庚辰○齊靈公環元年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鄭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公羊曰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爲侈也

丙午晉侯孺卒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辛巳○晉厲公州蒲元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下同

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周公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冬十月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春秋經傳比事卷九終